



德语文学精品

德语文学精品

杨武能 译

KLASSISCHE
DEUTSCHE
MEISTERWERKE

漓江出版社

(桂)新登字 03 号

插图本

德语文学精品

杨武能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地质测绘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3.25 插页 2 字数 563,000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平 1—3,400 册

精 1—710 册

ISBN 7-5407-1346-1/I·910

定价: 平 15.1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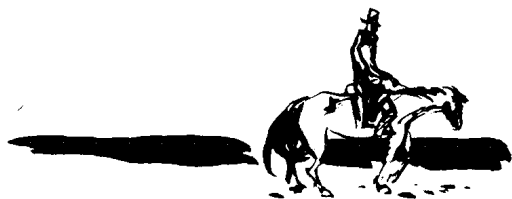
精 20.10 元

序言

卅年不解缘

苦乐寸心知

杨武能



1

包括德国、奥地利以及瑞士文学一部分在内的德语文学,从其发端到现在已经有近 1200 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德语文学的发展曾出现过一次次影响深远的高潮,产生过难以计数的杰出作家和作品,因而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占据了一个牢固而突出的地位。在我国,德语文学的重要性似乎也得到了公认;可是实际上,它却远远没能赢得

我们的读者和出版界应有的喜爱和重视,只有歌德的《维特》、海涅的抒情诗、茨威格的小说以及布莱希特的戏剧,可以算是例外。然而,德语文学

的精品绝不只是列举的这些，还有多得多的作家和作品事实上被我们忽视了。

那么，从整体上看，德语文学为什么在我国得不到喜爱和重视呢？

对这个问题，一般的回答都是简简单单的三个字：不好看。为什么不好看？笔者经过一番考虑，觉得主要可以归结为这样两个原因：一、德语文学本身的确有它突出的个性和鲜明的特点——关于这些特点，下文会再讲到——，它们不完全符合我们的欣赏习惯；二、从客观上讲，我国译介德语文学的人，远远不如搞英美文学、俄苏文学乃至法国文学的同行“人多势众”，干劲十足，许多该做的事情没有做或者做得不好，就连对重要作家和作品的宣传和评介也难得一见，天长日久，德语文学自然便受到了读者和出版界的冷落。

笔者长期业余从事德语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常常羡慕其他语种那些彼此关照甚多的同行，自觉十分寂寞；常常为德语文学受冷落的现状愤愤不平，对它的译介者后继乏人的前景深为担忧，又自感人微言轻，势单力薄，为改变全局干不了什么。无计可施，却不甘寂寞，于是向您，亲爱的读者，奉上这部《德语文学精品》。它于源远流长、丰富浩瀚的德语文学，不过是全豹之一斑，然而却可以证明，这只“豹”确实充满活力，而且异常美丽！

经验告诉我，亲爱的读者，您读完这本书后一定会发出感叹：

啊，德语文学原来也这么多姿多彩！

德语文学原来竟这么好看！

2

当然,真正的杰作不应只是好看,即具有可读性和艺术欣赏价值,而且还必须有深刻的内涵,能给读者以思想上的启迪。后面这点。正是德语文学的一个总的特点。它表现为,杰出的作家都以文学为工具或者说依托,对宇宙的奥秘、人生的意义、历史的演进、社会的公正等等人类关心的大问题,作严肃而深入的思考和探索。因此,德语文学的杰作常常是于不甚集中、明朗和精彩的情节中,注入了深邃的哲理思辨,色调往往偏于沉郁,读起来便不那么轻松。例如一些被公认为一流的近、现代德语长篇小说和歌德的《浮士德》等等,便是如此。

德语文学为什么有这个特点呢?

一般的回答是:日尔曼民族是个善于思索的民族,“具有爱抽象思考的性格”。至于它为什么有这样的性格,却未见有人探究,说来也比较复杂。略而言之。笔者认为它是这个民族所处的特殊人文、地理环境和所经历的曲折多难的社会发展过程造成的结果。在人类文明史上,日尔曼民族是个后来者;在近代欧洲,它经历了特别漫长的封建统治和战乱之苦;想改变现状的努力又一次次地遭受挫折和失败,于是,在缺少阳光的天空下和索然寡味的生活中,人们便逃向内心,苦思冥想,以求对宇宙、人生、社会的种种疑问的解答。

德语文学的上述特点,其实也是优点,尽管有不合我们欣赏习惯的一面,但不该成为被阅读和接受的障碍;问题只在于我们去认识它,理解它。否则,我们便会要么与《浮士德》、《威廉·迈斯特》、《缘衣亨利》、《魔山》等世界名著失之交臂,要么浅尝辄

止,在自己的阅读和修养方面留下遗憾。

再者,德语文学如此丰富多彩,实在也不乏既思想深刻、富于哲理,又具艺术欣赏价值,读来引人入胜之作。特别是德语作家所擅长的抒情诗和中短篇小说(Novelle)这两种体裁,更是如此。这个情况,从奉献给各位读者的《德语文学精品》,可以得到证明。

亲爱的读者,倘使您读完此本能对德语文学产生一个良好印象,或者甚至刮目相看,我愿足矣。

3

说这个集子只是全豹之一斑,只是德语文学无数既思想深刻又精彩好看的杰作的一个例证,除去它份量毕竟有限以外,还存在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从时代讲,这个集子只选收了十八世纪下半叶和十九世纪的一部分作品,虽然这一百多年,乃是德语文学发展史上最重要和最辉煌的时代。在此期间,德国出现了莱辛、歌德、席勒、海涅等举世崇仰的大文豪、大诗人、大作家,德语文学真正奠定和巩固了自己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在此期间,经过霍夫曼、克莱斯特、凯勒、施笃姆等人的创造、磨砺,德语文学里开放得特别绚丽的 Novelle 这朵奇葩,更变得千姿百态,生气蓬勃,令世人瞩目;在此期间,德语文学经历了它发展史上几个至关紧要的阶段,即启蒙运动,狂飙突进运动、古典时期、浪漫主义以及诗意现实主义等等,为从近代向现代过渡作好了准备。可是,尽管如此,这个集子未能包括十八世纪上半叶以前和二十世纪以来的作

· 本书序言 ·

品，显然有很大的不足，确切地讲只能叫做《近代德语文学精品》。笔者希望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和积累，将来有机会弥补这个不足，再出一部选收德语现当代佳作的补编。

其次，这个集子包含了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主要文学样式的德语代表作，篇幅都比较短小，虽然因此扩大了选收面，使收入的作品都是全译（除《帕格尼尼》以外），但却没法照顾那些同样堪称杰作和精华的宏篇巨制。再者，这个集子尽管收了九位有世界影响的德语作家的作品，却没法顾及其他许多同样十分有影响的作家，例如海泽、格林兄弟、莱辛、荷尔德林、毕希纳尔、豪夫、拉贝、冯达诺等。这显然也是遗憾，但并非不可弥补，因为还有德语界的前辈和同行的大量译品摆在那里，单等有心的读者去发现，去取阅。

最后，集子里收的全是笔者本人的译作。同一作家的某些更重要和更精彩的作品，如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凯勒的Novelle《乡村里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霍夫曼的《斯居戴莉小姐》等等，因为已有现存的堪作典范的译文，笔者便未译未收，而选取了其它同为杰作却稍次一点的篇什作为替代。这样做，虽遗憾却应该。

在完成这个集子的选编和翻译工作时，我深感遗憾多多，只能以“世间本无十全十美的事”自慰，并把某些遗憾的弥补期以来日，寄望于我本人的后半生，特别是寄望于比自己年轻的同行们的努力。

4

是啊，我确实不再年轻！而做德语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也

确实是自己前半生的主要志趣。

五十年代中期,在念高中时立下当文学翻译家的志愿——那年头儿人们还不耻于“成名成家”——,从此便孜孜矻矻地学习、积累,并以翻译屠格涅夫的丽尼、陆蠡以及傅雷作为自己的典范。在故乡重庆学了一年俄语,中苏关系不幸出现裂痕,我却有幸转学到富有文学翻译传统的南京大学德国语言文学专业,在张威廉、商承祖、叶逢植等老师的薰陶下,实际做起翻译工作来。1961年,在当时全国唯一的文学翻译期刊《世界文学》,我以笔名金尼发表莱辛的《寓言八则》等处女译,从那时到现在已整整三十年矣。

作为一个文学翻译工作者,在前半生的三十年中,我虽和自己的国家、民族一样历尽坎坷,但也有不少幸运或者说格外幸运的际遇。其中,我最感幸福和永志不忘的是,三十多年来在关键时刻我总“吉人天相”——而这“天”,不是我小时候信奉过的上帝,也不是玉皇大帝或真主安拉,而是我各个时期的老师和朋友!是师友们给了我宝贵的教诲、热情的扶持和无私的帮助!1978年,我以四十岁的大龄幸蒙冯至先生录取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在他身边学习工作了五个年头,这五年无疑是我前半生最美好和奋发有为的一段时间,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我同样感激我在重庆一中的王晓岑老师和许文戎老师;他们一位以严谨的教学为我打好语文基础,一位满怀热情地培养我学习外语的兴趣,使不幸只能报考文科的我于无所适从之际有幸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位置。

三十年的文学翻译生涯,我还结识了不少前辈和同行,还与无数的出版社和刊物编辑进行过合作,在我的心目中,他们大多数是我的老师或朋友,或者亦师亦友。我这儿想到的不只是冯亦

· 本书序言 ·

代先生和傅惟慈先生,虽然十多年来,这两位老翻译家给我的鼓励和帮助最多。我也不仅仅是指《世界文学》的李文俊先生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绿原先生,虽然他们两位都在非常情况下,破格编发对于我这个小人物的来说至关重要的书稿,使我比较顺利地走上了文学翻译之路。还有许许多多译界同行和编辑朋友,也在道德文章方面成为我学习的表率,也直接间接扶持过我,只可惜这里不能一一地列举了。因为,我还必须再具体谈谈眼前,谈谈这部《德语文学精品》。这本书,实际上是我前三十年文学翻译工作的一个小结,由于篇幅的限制,只能收进我所译出的一部分作品,但毕竟是一个中年译者的译文自选集。它今天之能破例地印出来而且印得如此精美,真是再有力不过地表明了漓江出版社的朋友对我的厚爱!

5

三十年,不恋春花秋月,甘冒严寒酷暑,只要有一点资料和时间,就伏案工作,或独自翻译,或编选并参加翻译,我至今已一本本地在七八家出版社出了近二十本书。我经常打心里羡慕和崇敬朱生豪、傅雷、汝龙这些集中心力于一位大作家的译界前辈,对我自己译品之不够系统感到遗憾。在我的译作中,比较成体系的是德语国家的 *Novelle* (中短篇小说),总共出了六七个选本,而其中的一些名篇杰作如施笃姆的《茵梦湖》和《白马骑者》,克莱斯特的《智利地震》和《侯爵夫人封·O》,迈耶尔的《圣者》和《普劳图斯在修女院中》,海泽的《翠妹子》和《安德雷亚·德尔莱》等等。其次,结合着我的研究工作,我译歌德也多一点,而且,

其中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是我本人最受欢迎和影响最大的译品，十年来单行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反复重印，总印数逾百万册。这次，为收入这个集子，我对它重新进行修订，改正了相当多的错误和不满意的地方。在我数百万字的翻译中，自己真有些得意的却是同样收入这集子的一个短篇，即海涅的《帕格尼尼》。我记得，是1980年冬天，家里人都忙着过春节的时候，我躲在一间从亲友处借来的空屋子里翻译它，整个身心都沉浸进了海涅所创造的帕格尼尼的音乐世界，译着译着，似乎一下子对许多不甚了了的问题诸如“通感”啊、“再创造”啊，都豁然开朗，心中无比欣喜。真的，我非常珍爱自己这篇短短的译作，视它如上天的赐予，因此也希望引起朋友们的注意。

为了这个集子，我新译了席勒的名剧《阴谋与爱情》，因为，对于一部《德语文学精品》来说，这位作家的这部作品是不可缺少的。

6

作为一名锲而不舍地从事文学翻译的人，对自己的这一爱好和工作，我自然也作过不少理论上的学习和思考，对它的性质、意义、标准以及文学翻译工作者应具备的条件和修养等等，都有个人自己的看法和理想。文学翻译之于我，乃是一件崇高而神圣的事业。在当今世界上，它起着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各国人民相互理解的巨大作用；对相关的国家，则要么弘扬传播它的文化，要么丰富它的文化宝库及其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基于这个认识，也以杰出的前辈译家为榜样，我确定选题一直比较严谨，

· 本书序言 ·

翻译出版的作品几乎都是德语文学的名著，都是内容健康而又富于艺术价值的佳作。正是在长期努力和积累的基础上，才有了眼前这部《德语文学精品》。

关于文学翻译的标准问题，前辈们已有过不少精辟的论述，从严复、傅雷到钱钟书先生，都给了我教益和启发，对于我的翻译实践起过指导作用。总的说来，对于文学翻译，我特别重视文学二字，从遣词造句到行文的语气笔调音韵节奏等等，都极力在正确表达思想内容的前提下再现原著的风格和神韵，也就是极力使自己的译文同样地富有文学性，富有与原著尽可能贴近的种种文学品质和因素，使译文本身在读者审美鉴赏的显微镜下也是文学，即翻译文学。翻译文学与文学翻译，虽然关系密切却并非同一个概念；前者并非后者的必然结果，而只是后者高水平的成功的结果。事实上，很多文学翻译书籍，哪怕它们的原著是世界文学的瑰宝珍品，都离此要求甚远，难于纳入翻译文学之列。究其原因，主要是译者忽视文学二字，或并未忽视却力不从心。而以我的理解，严复的“雅”、傅雷的“神似”和钱钟书的“化”，所强调的都恰恰是再现或再创原著的文学性，再创包括形式和内含两个方面，而特别是形式方面的文学品质。文学翻译除做到一切种类的翻译都必须做到的正确和达意之外，本身还必须是文学；文学翻译区别于其它翻译的特质和难点，正在于此。

一年来国内报刊发表不少品评译作的文章，打破了译坛的沉寂，是件大好事。实事求是地指出某些名译中的错漏，当然也是有意义的；笔者在校订旧译时，常常惊异而感慨地发现错误真难避免，因此觉得对那些肯花时间精力来帮助发现和改正错误的好心人，译者实在应该衷心感激。可是，另一方面，作为文学翻译的批评本身，我认为仅只指出错漏是很不够的，还必须作总体

的文学批评。后者在我看来更为本质和重要。打一个也许是矫枉过正的比喻：一部译作虽说错漏不在少数，但富于文学性，广大读者乐于接受，那它仍然未失翻译文学的本质，仍然应该得到承认；因为它只是美玉有瑕，修订加工即可臻完美。反之，极少字句和语法错误，甚至标点符号也对原文亦步亦趋，但没有文学性，读来味同嚼蜡，那就只能说是照着原著一点点拼捏成的一团蜡泥而已，根本就改变了原著的美玉质地，只好抛弃了。作为有瑕的美玉而备受珍视的例子，我想林纾的译品非常典型；而不少前辈如钱钟书先生对林译的论述，则是对翻译文学作文学批评的范例。我作如是说，相信不致引起误解，认为我反对一丝不苟，主张胡译乱译吧。

我曾在不只一篇文章中说过，一个理想的文学翻译工作者，一个翻译家，应该同时既是作家又是学者。所谓学者，意味着他不仅很好掌握了外语，而且有广博的知识和对所译作家作品及其文化背景的深入研究，有严谨的治学精神；这样才能从理性上吃透原文。所谓作家，意味着他不仅具备相当的汉语文字功夫，而且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敏锐感觉，这样才能把握住原著的风格、神彩、情调等等微妙之处，并且恰如其份地表达出来。因此我经常认为，搞文学翻译，特别是诗歌和其它感情色彩比较细腻的美文作品的翻译，光有学者的渊博、严谨和勤奋已经不够，还需要一些别的能力，还需要包括个人气质在内的种种天赋。这就是为什么，同一部作品经不同的译者翻出来，效果会大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并非每一个外文好中文也好的人，都能成为文学翻译家，都能胜任文学翻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得不承认真正的文学翻译——其结果能成为翻译文学的文学翻译，是一种十分艰难的创造性劳动，是一种艺术再创作。

7

我爱文学翻译。三十年来,我孜孜以求的就是成为一名学者加作家的合格翻译工作者。寒夜孤灯的寂寞,工作的业余性质,身份的不伦不类招致的忽视乃至鄙薄,都算不了一回事;因为在实际工作中,我常常体验到了巨大的创造之乐。真的,在翻译一篇篇杰作时,特别是翻译《帕格尼尼》、《维特》和一些抒情诗时,我自己常常被深深感染,体会到了什么是再创造,什么是创作的灵感,精神上的享受远非单纯的阅读欣赏可比。

作为一个文学翻译工作者,我还感到另外一种快乐,就是通过自己的译作与千千万万的读者建立了精神联系,从而为中德文化交流和丰富我国人民的文化生活贡献了一点力量。不少读者成为了我的朋友,更令我感到荣幸;因为这也是社会承认和报偿的一部分,而且是更重要的一部分。

作为一名文学翻译工作者,我感到幸福。为此,在这部总结我前半段工作的《德语文学精品》出版之际,我要向一切帮助我走上文学翻译道路并继续前进的人们,向我的师友、编辑和读者,向长年累月支持我并且作出牺牲的亲属,向友好的出版社特别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向我先后任职的四川外语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和四川大学,向高度重视我的翻译工作的联邦德国有关机构如 ALEXANDER VON HUMBOLDT-STIFTUNG,表示我真诚的感谢!

· 杨武能撰 ·

漫漫译坛路，幸逢友与师！

这部定然还有不少缺点的译作自选集，我权当它是一份菲薄的谢礼，奉献在您的面前，亲爱的人们啊，请收下它吧！

一九九一年岁尾于四川大学



责任编辑 宋安群
装帧设计 余亚万

ISBN 7-5407-1346-1/I • 910

定价：平 15.10 元

精 20.10 元